



母亲与树

□邹清平

周末休闲读着张琪的新作《家教碎语》，突然想起母亲的口头禅：树大自然直，儿大自然乖。成才的树儿不用剔。她用这些朴素的谚语对似懂非懂的我们加上春风化雨的行为，伴我们一路快乐成长。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一直爱栽树，爱护树。我家的周围栽了许多果子树，自留地成了四季花香、四季果满的花果园，成了我们在困难年代里的快乐园，幸福园，周围的孩子都会无偿吃饱或者怀揣，给我们的童年带来了无穷的欢乐与期盼。年过半百了，我一直认为，真正的花果山永远在我的家乡。

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的插曲里有歌词：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苦功夫不开。母亲教我们如何种好樱桃树的情景永远在脑海闪现。在我读小学的寒假里，立春后雨水前，母亲拿着锄头，带着我和二哥步行了两公里，来到我们乡村按辈分叫的刘兆龙祖的住处，我们远远的见到了一排排高高的樱桃树，母亲正在向主人呼喊时，突然冒出了三条大花狗，凶神恶煞地朝我们叫着，我们惊恐万分。祖祖大声问我们要干什么，我母亲说我家娃娃多，水果出来的时候看着别人家有，我们家没有，容易哭和不高兴。她说我来这里找两三窝樱桃树苗回去栽，要明后年就能开花结果那样大的。祖祖说，哎呀，这些孙娃儿想吃水果很简单，我马上给你挖就是，你们不要过来了，我家狗子太凶了。我们在冬水田边等着，约半小时后祖祖给我们挖了三窝酒杯那么粗，根部带了拳头那么大一块树疙瘩给我们送过来了。他夸奖我娘，你这个娘真不简单，为了儿女们想得这么周到细致，今年樱桃成熟了，我给你们送几碗过来，明年就吃这三窝树结的樱桃。并告知我们先将树苗放在冬水田里，搅几下让它沾满稀泥巴，再回去找个向阳土质肥沃的地方，挖坑，然后猪粪做底肥，把干谷草或者包谷草草短放进去，再栽上树，容易活长得快。我们立即拿回去按照祖祖的说法栽好了三窝樱桃树。

我们天天看着樱桃树发芽、开花，当年每一棵树开了两三朵花，第二年的雨水节前我们将牛粪屎打成干面面，捂在了三窝樱桃树的根部，这年樱桃树开花繁白，果实满枝，我们盼望已久自己栽的樱桃树终于开花结果了，当我们吃上了自己栽的樱桃果，全家人高兴万分。后来母亲将我们吃不完的樱桃用摇篮背到乡场上去卖，五分钱一碗，因我家的樱桃又红又大，加之母亲装樱桃的时候将碗装得冒稍稍的，一大背樱桃约一小时就卖完了，而且给人们的印象特别深刻，问她好久又来卖樱桃。樱桃成熟的季节，我们常常陪着母亲在街上卖碗装的樱桃，给我们换来书学费和家里的油盐开支费用。

母亲除了栽好水果树外，还教了我们栽好茶叶树、青冈树、桉木树、松树、柏树。记忆深刻的是我读小学三年级时，从一百多公里远的通江县板桥乡的大山里捡来橡子，种在我家光秃秃的名叫长梁的自留山上。为了防止山鼠掏吃，我们一家人从远处搬来很多石板，在种有橡子的周围安了许多移动套老鼠的石板夹套老鼠，保护橡树种子发芽长大。几十年后，橡子树成了经济林，种有银耳、木耳、香菇，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差半年小学毕业那一年的春节，村民们还在愉快的玩耍时，正月初二开始，母亲就带着我们几弟兄，用背篋将泥土背到我们自留地周围三块巨大的石头上面的平台和凹下去的地方堆厚种植了金银花。如今金银花满石蓬着，四季绿叶，石头都穿上了绿衣。特别是春夏之交，满树洁白的金银花让三块大石头美丽无比，花景独特，成了家乡远近闻名“石头开花”神秘传说的地方，让周围的儿童们和外地的游客们真正见到了石头开花的地方。

母亲爱栽树爱护树的言传身教，以至于对每个孩子都像爱护树一样呵护着，一直影响着我。我也一直爱教女儿认识树、种树、呵护树。我在日常生活中，也爱栽树、爱呵护树，写出版了《你是一棵树》、《门前一棵树》、《心中一棵树》三本散文集，向人们传递着爱护树爱护绿色爱护自然的理念。

母亲在困难的年代生产劳动，养育儿女，种养的果树和经济林树，现在仍然发挥着有形的无形的、巨大的影响。而且树的作用越来越大，连绵不绝，影响我，影响我的女儿热爱自然，尊重自然，培育自然。母亲自己像母鸡一样呵护着我们儿女，也爱护着她栽的各种树木，更像一棵高大的绿色大树保护着我们在大树下乘凉，看着我们像树一样向上成长成才。树也自然向前向上，我们在慈祥的母亲面前坚决做到了“成才的树儿不用剔”。

吃相

□李 晓

我爷爷去世36年了，他生前只留下了一张照片。黑白照片上，爷爷眼袋深垂，眼窝深陷，胡须掩喉，目光幽冷。

遗憾的是那张爷爷留下的老照片，在奶奶随我爸进城那年搞丢了。照片遗落在荒野，但记忆却深植于心。我对爷爷最深的一次记忆，是我13岁那年，从村子里的小学放学回家，见爷爷正坐在石门槛边咬着一个煮熟的红薯，沙地里的红薯粉重，爷爷突然被哽在了喉咙，他难受得咳嗽不停，抬起头，眼泪花花地望着我。我陪爷爷坐下，给他捶背，他喘着粗气说，刚从地里回来，肚子饿得慌，吃快了，卡住了喉。一会儿后，我从屋里出来，爷爷还拿着那半截红薯，喉头滚动，还在缓缓吞咽着。爷爷这带着一股子用力的吃相，让我想起清贫岁月里的一头老牛，我有次经过牛圈，看见老牛斜躺在地，喉头鼓起，正反刍着吃下的稻草。老牛望着我的水汪汪眸子里，也盈满了泪光。

我的表姑父，5年前患了重病住院，我去看望，已气若游丝的他见我去了，顿时回光返照般醒来，在我耳边蚊子般低语：“我想喝点，绿、豆、稀、饭。”我去外面给表姑父端来一小碗绿豆粥，他如婴儿一般，一小口一小口地喝了一小半碗就虚弱地躺下了，一个小时后，他瞳孔放大不再再有光，我替他合上了眼帘。有天晚上，我梦见表姑父坐在我家客厅，笑眯眯地问：“锅里还有绿豆粥么？”我猛地醒来，一开灯，感觉一股凉风嗖嗖吹过去。

我老家乡场上的何老二是一个屠夫，我看见他吃饭时系着一个积满油垢的黢黑围腰，呼噜呼噜吃得响，他的眼珠子很大又凸出，常常通红，像是金鱼的鼓眼。有次我坐在他身边，看何老二手里捧一块骨头，他露出锋利的牙，没几下就把一块排骨上的肉啃得精光。我想起他拿着一把剔骨刀，把一头宰杀的白花花的肥猪翻过身来，一刀下去，就把一块骨头从肉里麻利地剔出来了。何老二的珠子很大，大概是职业熏陶出来的，你想，常年把一头头嚎叫的猪按在案板上，嘴里含着一把尖刀，能不凶点镇得住场子么。去年我回到乡场上，房子老了，何老二也老了，胡子花白，以前的一双怒眉软软耷拉下来，我正看见他端着一碗饭坐在门口慢慢地吞食着，脸上有了星星点点的老年斑。何老二跟我

叹道，哎呀，这人上了岁数，早晨吃了，中午还没消化呢。

在老城的一个中午，我看见一个老太太在屋檐下端着一碗饭，她瘪着嘴，吞咽得有些困难的样子。等她张开嘴，我看见她嘴里很空洞了，原来，她嘴里已没了几颗牙。老太太吞咽着饭粒，阳光从老瓦屋檐边斜落下来，打在她明晃晃的白发上，让我看花了眼，老太太仿佛是我从时光深水里打捞出来的一个人影。等她捂着胸口咳嗽了一声，我正好在她身前走过，她朝我咧咧嘴一笑。那没剩几颗牙的嘴，吐出一股热气，白雾一样散去。

胖子老刘，他长有一身肥浪滚滚的白肉，干的是体力活，身体消耗大，他最喜欢吃猪蹄子炖花生。我有次看见他端着一大碗蹄花儿炖花生，味溜味溜地猛吞着肉，激动得双脚也在抖动。看这刘胖子的吃相，就好比看一场斗牛比赛，往往把颓废情绪的我，拉回到了天光朗朗下风吹稻香的田野之上。

不过还有一些人吃饭，就比较沉默了。比如独身的王老头，他吃一口饭，或者喝一口酒后，就要望着碗发一会儿呆。患了胃病的蒋大爷，缓缓地吃下一口饭，几乎就要剔一次牙，这样一个奇怪的动作坚持了多年。老伴儿去世的胡婆婆，她吃饭时总望着老伴儿在墙上的遗像。还有走丢了儿子的老方，每逢吃饭时，桌子上都要盛着一碗饭，那是等走丢了16年的儿子回来一起吃。老方两口子吃饭时，默默无语，可有一年过年，两口子吃着吃着突然起身，抱头痛哭。

前几天回爸妈家一趟，已是下午3点多了，见客厅茶几上还摆着饭菜，我爸正躺在沙发上打着呼噜。我妈幽幽地说，中午的饭一直吃到了现在，你爸胃口不好，吃着吃着就睡去了，我就只好陪着他。我爸醒来了，一见了，怪怪的睡眼顿时发光，大声喊我妈：“还愣着干啥，快去把腊肉热了，我和儿子一起好好吃顿午饭！”

那天下午，在客厅里投射过来的耀眼阳光中，我陪我爸吃着“午饭”。我喝完一碗热汤，悄然抬头打量我爸，与爸的目光正好相遇了。我爸嘴里包着一块肉还没吞下，在他望着我的深沉目光里，我一瞬间回到了小时候那张黑漆漆的老木桌前，那时我爸也是这样，用怜爱的目光望着我说，慢慢吃，锅里还有……

与梦书

□张泉

午睡，塌陷了一块棉质的梦巴丝绸三分入水的嫩笋还要入夜剃几截干辣椒、绿蒜苗、王维的长啸
将月光一番深深小炒“人间四月芳菲尽”，年年苍老年美容。人到中年，鹤脖空挽，苍蝇有幸飞闺寝，白发无情锁秃顶

